

天上星应人间景

公元150年（汉桓帝和平元年）仲春的一个傍晚，月朗星稀，蛙声悠扬，一阵阵微风吹过，送来缕缕花香，沁人心脾，使人欢欣。河南南阳郡涅阳东高阜处张家巷（今河南邓县东北部）的一个深宅大院内，已过不惑之年的张员外在院中来回踱步，原来他在期盼分娩的妻子尽快娩出娇儿，摆脱痛苦。

正当张员外翘首苍穹，遥望那躲躲闪闪、忽隐忽现的天机星（北斗七星之一）若有所思之时，屋内传来了婴儿清脆的哭声，这响亮的声音划破夜空，给略显寂静的夜晚增添了几多乐韵。

“老爷，老爷，恭喜恭喜，夫人又生了一位公子！”一位老姬从屋里走出来，一边说话，一边将沉思中的张员外拉进屋中。

已过不惑之年的张员外中年又得一子喜得合不拢嘴，而那襁褓中的初产娇儿两只小眼似睁似闭，圆润泛着粉色的小脸上荡漾着一对浅浅的酒窝，那粉红湿润的樱桃小口……张员外越看越喜欢，不禁伸出手去用指腹轻轻抚摸

摸儿子细嫩的小脸，眉梢上挂满幸福的微笑。

日过三朝，前来贺喜的亲友济济一堂，张宅内外洋溢着喜庆的气氛。

“瞧这孩子多么可爱！”

“看这五官长相，将来一定能当大官！”

……

大家七嘴八舌，都把赞美的目光投向襁褓中的婴儿，那婴儿似乎善解人意地不断报以“哼唧唧”的应答声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“孩子叫什么名字，得给孩子起个名字了吧？”几位乡邻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兴趣。

“我看叫张相最好，这孩子将来没准能做大官当丞相。”

“我觉得叫张君好，没准还能做国君当皇帝哩！”

“叫张玑吧，这样更实际些。我的希望他是一块美玉，不用雕琢，自会显出自身的价值。再者，张玑即‘掌玑’，掌上明珠也。也表示他的亲人们对他的珍爱！”孩子外公的一番话博得了大家一致的称道，“叫张玑好，叫张玑

好！”大家异口同声，喝彩鼓掌。

只见孩子的父亲笑而不答，若有所思。众人纷纷讨问他的意思，他慢条斯理地娓娓道来：“感谢众亲友对我儿的错爱。其实贱儿的取名问题我早已有准备，本想等他满月时再向大家公布，谁知今日亲友们对这个话题深有兴趣，承蒙大家对他的远大期望，我以为我的孩子不一定要当大官、得厚禄，只求他能有一技之长，造福于民众。此儿出生之时我正在凝视北斗七星，见那天机星忽闪忽现；此时的季节正是仲春；他的到来使众亲友相聚一堂令府内蓬荜生辉，堪为一景与春光争色；再者他排行老二属仲，于是我为他起名就叫张机，取字为仲景。适才老泰山的‘掌上明珠’之说正合我意，不知众亲友尚有何高见？”

“好，好！就叫张机，张仲景好，天上一星，人间一景。”众亲友齐声称道，啧啧叹服张员外的才学。

（摘自《中华医圣：张仲景的故事》，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，有删节）

街角一课

那对夫妻并排走过时，他正站在十字路口等红灯。

丈夫约莫三十五岁上下，右手扶着挂在腰间的尿袋，左手轻轻地叉着腰，步履蹒跚如老人；妻子左手拖着黑色皮箱，右手攥着折叠伞，时刻准备着在丈夫踉跄时用身体去支撑他。夫妻俩从他面前经过时，他闻到了淡淡的消毒水味道。

阳光很好，照得那半透明的尿袋泛着刺眼的光，袋中的淡黄色液体随着步伐轻轻晃动。丈夫走得很慢，每迈一步都要停顿片刻，他的鞋底与地面摩擦出沙沙的声响，与周围行人轻快的脚步声形成鲜明对比。

妻子的动作很有节奏感。皮箱的轮子发出规律的咔嗒声。那把折叠伞被她攥得很紧。她的目光始终在丈夫的脚下、尿袋和前方路面之间来回切换，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导航员。

他不由自主地跟了几步。在一个台阶前，丈夫明显犹豫了。妻子立即将皮箱靠在自己腿边，快速把伞夹在腋下，腾出的双手稳稳托住丈夫的肘部。这个动作她做得如此娴熟，仿佛已经练习过千百次。丈夫借力登上台阶时，他看见他病号服领口露出的锁骨突出得吓人，像是要刺破苍白的皮肤。

“让一让！”外卖骑手按着喇叭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。妻子本能地用身体挡在丈夫外侧，她眼角的细纹里藏着疲惫，但眼神依然警觉。

他们走进了一家药店。透过玻璃门，他看见妻子让丈夫坐在等候区的椅子上，自己则一边用肩膀夹着手机通话，一边从货架上取下几盒药。丈夫低头整理尿袋的管子，动作笨拙得像在拆解一枚炸弹。药店旁边是家新开的奶茶店，几个年轻人正举着手机自拍，彩色的饮料杯上插着造型夸张的吸管。玻璃内外，像是两个平行的世界。

红灯又亮了起来。他站在原地，突然意识到夫妻俩那个鼓鼓囊囊的布包里，可能装着病历本、处方药和备用尿袋。

他想起上个月体检报告上那些被标记为“临界值”的指标，想起办公桌抽屉里吃了半盒的胃药，想起每天对着电脑十五小时却总说“没时间”运动的自己。健康原来如此具体——它可以是腰间的尿袋，是妻子被皮箱勒出红痕的手掌，是每一步都需要精密计算的行走路线。

那对夫妻已经消失在街角。他转身走向相反方向的健身房，预约了搁置半年的私教课程。经过垃圾桶时，他把口袋里那包未拆封的香烟扔了进去。阳光依然很好，照得人行道上的金属扶手闪闪发亮，像某种无言的提醒。

邓梅（湖南）

体重管理进社区

4月23日，衡阳市祁东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医务工作者，来到洪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上正、憩园、达孝社区，对65岁以上老年人，进行免费健康体检，加强体重管理建档，开出个性化减油减盐减重健康教育处方。图为医务人员为老年人抽血检验。

通讯员 何晓晓 摄影报道



生命是一家银行

四十多岁的年纪，正是人生的正午时分。他却在这个时刻突然倒下，像一棵被雷电劈中的树。办公桌上的台灯还亮着，电脑屏幕停留在未完成的汇报材料页面，保温杯里的枸杞茶尚有余温。

我们总把生命当作可以无限透支的银行。熬夜是贷款，加班是利息，体检报告上的异常指标是催款通知。每个人都自信能在“将来”连本带利地偿还，却不知道这家银行随时可能突然破产清算。

他的工位上还贴着女儿画的父亲节贺卡，写着“爸爸少加班”。抽屉里放着没拆封的体检报告，医院预约单上的日期已经过了三个月。这些无声的警告，在

忙碌的日子里被随手搁置，像未拆的信件积压在时光的邮箱里。

写字楼的电梯每天运送着疲惫的灵魂。镜面墙上映出的面孔，眼下挂着青黑的阴影，嘴角绷紧的线条，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：等忙完这阵子，等还完房贷车贷，等孩子上大学……这些“等待”构成了现代人虔诚的信仰。

办公室里的长青藤倒是活得通透。不需要晋升，不赶截止日期，在空调房里安静地进行光合作用。偶尔有片叶子飘落，像给这些匆忙的生命一个温柔的提醒。

城市的地铁依然准时穿梭，载着一个个透支生命的人。他们盯着手机屏幕，计算着股票盈亏，回复着工作消息，却很少计算生

命的余额。这些蓝光映照下的脸庞，像一个个行走的数字，在人生的资产负债表上不断累积负债。

生命本该是流动的诗，我们却把它变成了待办清单。在追逐明天的过程中，错过了今天的晚霞，辜负了此刻的微风，冷落了当下的温情。直到某天，银行突然宣布停止营业，才惊觉那些“以后”的承诺，都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。

夜幕降临，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。有人在加班，有人在应酬，有人在赶末班车。在这光与暗的交界处，生与死的距离，不过是一次心跳的间隔。而生命银行的营业时间，从来不会提前通知。

梁湘茂（湖南）